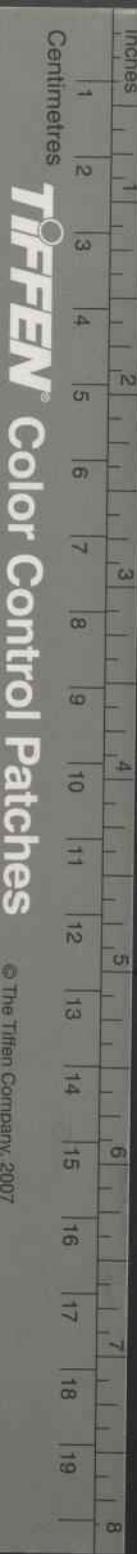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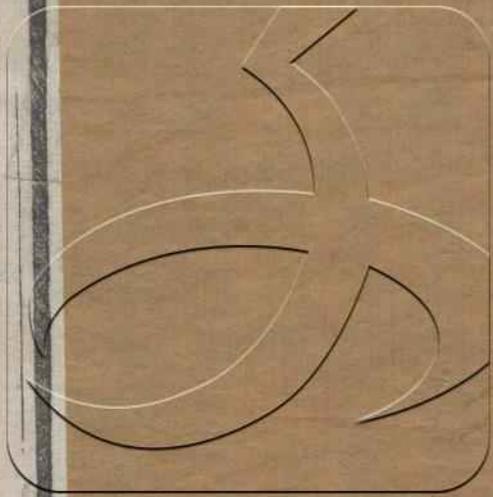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4245
236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朝文錄卷之三十四

奏議類下編四

擬平楚萬言策

康熙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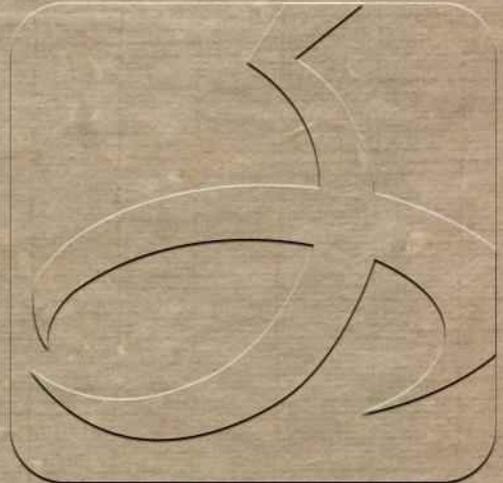
徐旭旦



世祖奄有九有據一統之鴻圖我皇上從而光大十餘年
 來民無風鶴之驚野無澤鴻之歎成康文景之盛將復見於
 今日矣不意負恩逆臣抗命反叛分據土地囚困人民
 雖朝廷德教暫時而阻指日可以蕩平第未免勞我兵驚
 我民而傷我財耳夫使諸賊萌亂之始翕然亡命而來當是
 時城池未修兵甲未備將卒未訓練設也彼借我之舟楫資
 我之夫馬用我之糧草藏形隱迹長驅深入所到之處不待
 攻擊可得也而賊知天心眷顧我清民心愛戴我主且
 禁旅精銳足以外援而有餘內帑充盈足以支給而未乏彼

國朝文錄

卷三十四 奏議類下編四



卽易於得其地勢必難於久持不過擄掠遁去吾可以邀擊其歸賊知之而弗爲也今據險竊僞以統其衆交連諸逆以樹其黨因而先擊其附近一二易取者以示其威隨卽固守要害訓養屯積爲自衛而後攻人之計時而來也或勝不前或勝反退乃誘我兵而勞我耳或忽然攻此地或忽然攻彼地乃分我兵而勞我耳或倚山誘敵或傍水進攻乃欺我兵而勞我耳吾欲進攻彼有險可恃坐而待戰彼又不來久而久之兵漸疲矣民漸窮矣財漸竭矣設有水旱之患內亂必生將若之何哉幸賴 祖宗之靈天心之順連歲豐亨盜賊不起俾 朝廷得以併九州之力討此叛逆也但兵已疲民已窮財已竭若於此時而不急爲之計將來之患有不可言者矣何則今日之弊諸事皆有名而無實策今日之利者惟

有因名以責實而已我 皇上遣禁旅以爲外援宜乎天戈所指無敵不摧何故以如熊如羆之師攻此羣醜而損折甚多也蓋千里趨敵兵法所忌百里餽師不宿飽寇起不測而乞師於數千里之外以數千里以外之師越山渡水赴此卒然不測之寇決機正在須臾待敵乃在旬日之遠其勢已不相及况往來道路火速救援奔馳勞苦莫此爲甚我 皇上慮此奔馳勞苦之兵不足以進取凡遇臨敵之時休養是諭非畏敵也愛兵以期必勝 聖人臨事而懼之意耳無如兵視敵爲兒戲一領錢糧不自養不養馬而養婦人將 朝廷餉銀使人見之薰心熾欲此等隱奸甚於顯害旣下害百姓之婦女又上耗三軍之錢糧况行伍之中有婦不揚而奔馳勞苦者之精力何堪此暗裏消磨耶母怪乎兵不壯而馬

不騰此一弊也兵之所恃者器械耳當初出兵之時干戈非不齊整甲冑非不鮮明年餘以來風雨淋漓血汗浸漬壞者居其半日涉月渡人困馬斃弃者居其半將不察所用之不堪兵止求有器之應數人見其披甲戴冑也實無異赤身露頂之夫人見其稱戈比干也實無殊執挺持竿之衆嗟乎以酒色僅存之徒騎皮骨僅存之馬而執頑鈍不堪之器欲期其百戰而百勝也不亦難乎此一弊也從來募一兵思得一兵之用乃不虛此一兵之餉今綠旗新募之士不問老弱不問病怯不問短小投者一概收錄千百之中竟無一強健之卒夫既係老弱病怯短小無用之人加之主將者非將兵之材所教者非旗鼓之節兵無勇敢之氣將無訓練之方一旦驅之衝鋒破敵惟伸頸待戮而已不獨徒害愚民兼且挫我

之國武何爲乎徒糜有用之金錢而募此無用之兵哉此一弊也應募之兵大都游手無賴之民平日之負債無窮新募之廩給有限法當於招募之時卽申嚴禁之諭凡應募之兵從前逋欠私債刻下不許強人索討如是則應募者必多而天下之窮民何莫非我之富兵乎不然以 朝廷之錢糧而下代窮兵完私債欲望其器械精良衣甲齊整必不可得之數矣此一弊也江湖之上安瀾無虞者賴我之水戰備耳以十餘年禦海之舟楫分而攻此小醜宜乎其有濟也但去歲調發救援之沙船雨浸日暴板爛桅折朽壞不堪任事者宜早命江南地方豫造以防軍用可也江南地方安堵如故百姓樂業如故商賈往來如故且也匠出於此木集於此釘麻等件無不充裕於此若舍此而他求正恐匠非其匠木非其

木釘麻等件皆非豫備必難告厥成功此一弊也兵以練而始熟熟乃精精乃勇勇乃勝馬步皆然水師爲甚故開篷駕艍必須素習水性者而水師之兵尤必挑選勁卒寢處舟中先使之坐卧得甯然後站立漸定久則張弓試銃施展如意使士卒在舟無異於在地庶可飛船直擣賊窠也今之沙船名號水師非步卒卽馬兵除江南調來者之外總無一慣習水性者故一遇風波蕩擊手足無措矣嗟乎如此水營徒費朝廷之錢糧而糜國家之工料無濟也此一弊也若夫用兵之道莫大於賞罰賞及無功不足以勸罰失有罪不足以懲與兵至今官之無功當職者仍然尙居原職三軍見其如此誰肯用命違誤軍需弃城失機者或暫貶而卽遷或待罪而依舊三軍見其如此誰肯立功此一弊也我皇上用

將甚急求將甚殷然陞用一將偏裨未必服其畧士卒未必服其智逆賊未必服其威今天下受我朝廷雨露之恩已三十年豈無勇智之士願効力於皇家者哉第豪傑之人限以下位而不得用智畧之英短於弓馬而不卽用恬退之士恥於援引而不顯用所以求將雖殷而名將未應者以皇上求將之路太狹也此一弊也我國家以戰守之權專責將士而守令不任焉夫守令或不能上參帷幄之籌而實有司守城池之責法宜責將士戰而守令守蓋勢與民親近而情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爲民者萬奈何以戰守而並責之將士乎故守令勤則糧餉自不乏守令果則探哨自不誤守令警則奸細自不容守令仁則鄉兵自爲用若徒以戰守之責責將士而不以守之之責責守令是守不固

而安望其戰有功乎獨駭夫今之為守令者身任民社之寄全無擔當之能如遇一事守令分所能為者必然申詳上請不曰恭候憲裁即曰專候定奪非兩可之請即游移之詞瞻前顧後借端推委嗟乎是皆守令自愛其功名之過抑責成守令者之過耳此一弊也我皇上見滿漢名分而勤王則一特頒諭旨凡一應漢兵有功同於旂下陞賞立法固已至公矣但臨陣之時卑者居先而敘功之日又卑者居後宜志士之裹足不前也儻詔爵也以功敘功也不以爵則豪傑之氣平而功名之士知奮矣如將不擇人而以官為次第敘不因功而以官為後先豈取勝之道乎此一弊也有此十弊毋怪乎其有進兵之名而無進兵之實矣我皇上廣愛民之心而允緩徵之請體好生之德而復理刑之職念小民

之脂膏已盡凡一草一豆一匠一夫總不忍下取於民間他如差撫民之官禁擾民之政百姓可以叩帝室而言情儒生可以伏北闕而獻策無非我皇上欲周知民隱曲體民情加惠元元之聖意也奈奉行不謹或剝民以自利或借公以行私上之所禁者加派而近日之加派益巧上之所禁者耗增而近日之耗增益重上之所禁者胥役作奸而近日之胥役作奸益橫嗟乎朝廷有薄賦之名而下之所受反得其貧小民有竭澤之苦而國之所得者反無其實此一弊也刑者不得已而用之逢此奸宄易生之際用寬固易於見惠用猛亦不覺其太嚴惟其當而已是以扳牽宜察含沙宜詳勿使報怨者借隙以快心詐騙者借端以挾利庶良善可安而奸宄可懲耳如錢神有靈者即犯不赦之條而猶得以

苟免窮民無告者卽罹無辜之寃而莫望其代伸甚拂我皇上體天好生之心也此一弊也盜案一節在今日尤當急講近時之盜或由於有司畏功命而匿之者有之或由於有司玩公令而忽之者有之或由於有司憚參罰而隱盜爲良者有之或由於有司冀開復而誣良爲盜者有之問有實心代失盜之家以緝獲者乎無有也問有不借失盜之名以擾失盜之家者乎無有也嗟乎盜未緝而民先受擾民受擾而民又將爲盜斯時何時獨不計及外寇方橫內患易生也獨不計及小盜不除大盜易起也防微杜漸之道固如是乎此一弊也且也設兵原以禦盜今兵不能禦盜而且有時爲盜民之苦兵甚於苦盜盜可緝而兵之爲盜不可緝也若以爲武弁縱兵爲盜也抑利其分贓而縱其爲盜乎抑懼其驕悍

而縱其爲盜乎抑因當急於用兵之秋而縱其爲盜乎不然果何爲而代其隱匿耶嗟乎民爲盜人得而緝之兵爲盜人不得而緝之民爲窩人得以稽察之兵爲窩人不得以窺測之矣此一弊也人家僮僕自用價買否則祖父遺畱曾配家室豢養日久主僕之分昭然在大耳目間近有奸猾之徒或因主家空乏或因主事繁難或因受主人一時之氣或報主人平日之讎盜去主物逃入行伍以爲進身之由於是勾引兵丁滿漢莫分將卒莫辨帶刀乘馬耀武揚威而至主家索其文券挈其妻子劫奪其財而凌辱其主嗟乎此無異乎白日行掠之盜矣而鄰里莫敢救鄉保莫敢報文官莫敢問武職莫敢詢叛逆如斯其風將日長矣此一弊也隨征官員有如軍前候補者有如待罪立功者然旣曰隨征宜乎從將帥

之左右聽其差遣胡爲乎遠避千百里之外耶且隨征者既無他方之任又無官守之拘既無考成之責又無參罰之加所以得大放蕩於市井間也甚有假稱隨征名色串同土棍生事擾民者此一弊也有此六弊毋怪乎其有安民之名而無安民之實矣我國家自去春用兵以來日費金錢不知凡幾正供不足朝廷已發內帑以濟之然內帑之所藏者有限而三軍之所用者無窮豈能繼此不竭哉若於此時而不講生之道節之之方竊慮不復能爲終歲之支給矣但議理財於今日亦難矣以言乎開寶鈔難行也賦役難加也是開之無可開矣開之無可開而欲開則是緡錢間架之必征而非仁君愛民之良法以言乎節織造已停也浮費已裁也是節之無可節矣節之無可節而欲節則是匪頒芻米

之盡去又豈聖主惠下之盛心且亦無補於財之不足也此朝廷之上計議再三莫如廣開功名之例蓋此例一廣不獨可以佐正供之所不足兼可使奇才異能之士速於見長法至善也然當於省例之中而行舉例之方於常例之內而神破例之法果有財足以供軍需者卽本省現用幾人以爲鼓舞之餌果材足以經邦國者卽隨其材而顯揚之以先俊傑之倡如此庶富商大賈之財咸樂輸於我后而一材一藝之士皆願效於朝廷矣若徒循例以爲例將何以鼓舞天下也哉此一弊也古之名將兩國相敵止盤奸緝宄不阻商貨往來以我有餘易彼不足便商便國之道也近日賊地之貨不知若處而來我地之貨不知若處而往嗟乎此皆守口之兵假盤詰禁絕之名濟其賣放得財之術逢商民則

任情詐索遇奸細反受賄縱容商之貨兵通之耳若於商貨
 潛通之要口設一將一官以守之凡一應軍需無許出境各
 貨任其往來往者上稅幾何來者上稅幾何止令其貨之往
 來而不許其人之往來可也如是而商稅亦可以少助軍供
 之萬一不然能防於此而不能防於彼商之貨利徒歸於兵
 而賊之地利借通於商矣此一弊也天下之財取於商以資
 國用者莫如關與鹽關鹽利甲天下也乃近日之關商賈
 既少於往時鈔稅自減於常例加之隨征員役謀得一批一
 牌討關而過不知其何官何職不知其是滿是漢不知其已
 用未用不知其公行私行交通奸棍包攬民船搶載客貨不
 惟分毫關稅不納如斯情弊殊非 朝廷設關差官之體通
 商裕 國之道也此一弊也至於鹽務之弊種類甚繁大約

收使用公夾帶加重砒其大端也然當此軍需緊急之秋我
 皇上准鹽臣之請行改折之法因地銷引愛商之心至矣
 乃上有改折之名下無改折之實收使用公夾帶加重砒更
 甚於往日嗟乎此等情弊昔日 朝廷之上言臣已陳之小
 商亦叩 闕以告之但未毅然革去其弊耳儻果能清查其
 弊足可以上佐 國家一年之兵餉如以為弊久難除也
 朝廷未始不可以分商之利即以楚地而論如湖南等處為
 賊割據鹽引難銷改折之允宜矣而湖北地方大兵雲集不
 知多幾千萬人軍前食鹽猶下仰給於商家何也昔有餉鹽
 之例今何不做而行之乎此一弊也賊贖者法外之仁抑不
 得已而入之於官耳乃為民上者逢人爭訟視為奇貨可居
 先得長夫之例而後因情問理以曲為直以是為非援引新

律擬成罪贖嗟乎以國家之律令潤自己之囊橐一分報部數分入私欺隱尚不知幾許也其餘又皆紙上之虛名已矣此一弊也採買軍需至緊急之務也奚爲乎商賈之業竟以採買名之而採買爲之耶營以採買之批而爲網利之符本省之所產而鬻之外省者採買者鬻之耳民不得而鬻之也外省之所有而本省之所無者採買者利之耳民不得而利之也大而鹽穀小而雞豚何莫非爲採買者之壟斷而舟子脚夫行頭小民無一不受其害嗟乎人第知採買者之害民已耳不知害民卽以害國矣此一弊也他如錢法宜講也銀七錢三之令何以不頒之於軍伍之中屯田宜舉也足食強兵之策何以不行之於久守之地有此六弊無怪乎其有理財之名而無理財之實矣進兵之有名無實也如此安

民之有名無實也如此理財之有名無實也如此而欲其兵之不疲民之不窮財之不竭也能耶否耶但願諸執事大臣以實心而行實政革其習久之弊而宥其已往之愆舉其當興之利而勉其將來之圖庶弊去而利自生焉行見禁軍娶而兵馬壯驗器械而武備修擇招募恤窮兵而軍伍皆富強之卒造沙船練戰艘而水營皆精銳之師明賞罰以示懲勸之道廣求將以招豪傑之人以守責令而人人可爲兵以功敘爵而人人皆自奮而國威於是乎振矣賦役平而窮民沾恩刑罰當而冤民戴德毋擾失盜之家而盜可弭毋縱爲盜之兵而盜可緝毋許假隨征之名而擾民之風自消毋許收逃逆之僕而叛主之奸自泯而國本於是乎立矣神明乎一定之例而接納少僥倖之望畫一其通商之途而奸

宄無託迹之虞勅司關禁私載而稅利歸於公除積弊行餉
鹽而鹽利歸於上清贖罪以申律例之法禁採買以便貿易
之民通錢法以佐軍需借屯田以爲戰守而國用於是乎
充矣以之削平叛亂恢復舊基成康文景之盛豈足專美於
其前哉旭且竊更有進焉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君國之事全
而身亦未必不全見利苟得見害苟免君國之事危而身亦
未必不危任事者其加意乎至於攻取之宜必內察國家
之勢外料敵寇之謀神明乎遲速緩急之機而不僅在區區
以力勝者耳旭且在楚當止言楚然言楚必合言天下天下
之安危視乎陝西之治亂向不幸誤墮術中爲奸所賣今大
半爲賊割踞矣然乘此人心未附之時全力急擊之不可緩
也廣東雖有忠君報國之親臣可爲中流之砥柱但四

面爲賊環困孤軍自守且不暇烏能分力攻人加兵速助之
不可遲也荆州雖係益州門戶宜以攻爲守而不可急於攻
岳州雖是湖南咽喉宜以守爲攻而不可緩於守遲速緩急
之機當如是也福建之衆假威抗命援引海寇以爲羽翼但
地僻人微糧餉不足兵窮民怨勢難久撐殄滅亦易易也江
西一帶因激潰亂大兵掃蕩玉石莫分火其室家遷其輜重
擄其妻子窮人無歸勢不得不倚草附木嘯聚偷生近聞城
郭之外徧地綠林依山作窟兵至則四散奔竄追覓無蹤兵
撤則勾黨復聚公行劫掠旋撲旋起旋散旋聚竊恐明季流
賊之患殆基於此且是役也不惟結怨於江西兼令遠邇聞
風阻其向化爲今之計速悔已往曲誓將來予以可信示以
無疑內格其心外安其身剿撫並行而後可以轉移其萬一

不然江西雖治而必亂福建之民死爲耿守廣西之民死爲孫守雲貴之民死爲吳守各霸一方我師四面夾攻水陸並進而渠魁恐難授首矣若夫或因時或因地或宜攻或宜守或用伐交之策或用反間之謀或行誅心之計或行解體之籌又各有遲速緩急之不同要在爲將隨機應變而非筆墨間所能顯陳者也如果愚言不謬伏乞鑒其近迂宥其過激擇呈當事以備採用

保舉策

曹一士

保舉有三善素與習則其人之賢否明一也作其屬則所事之擔荷共二也功過相及則其心之兢業深三也亦有三難外然而中莫測一也始善而終或墮二也名高而實不副三也愚以爲在大臣之誠心以殫其公明而已伯益之舉朱虎熊羆垂之舉及斯伯與舜曰往哉汝諧君臣之際相信至深俾之協恭以和其職非有法以繩之也後世知祁奚之舉其子不爲私舉其偏不爲黨公也叔向於驂蔑一言而握手相賞明也諸葛亮謂士元非百里才明而公也裴度表退之自隨公而明也誠至則生公公至則生明明至則無事前之欺與事後之悔古大臣協恭以體國未有不由斯道也若舍其素所知之人而避嫌以自全矯也非所以爲公也剔抉細微

以爲天下之人無一當我意刻也非所以爲明也昔之人未下車辟苟慈明既下車辟孔文舉故名有所不必避也山巨源所舉皆一時之望每一啟事天下想望其風采恆至數十故多有所不必諱也王旦之陰相薦達不使其人知之以爲我職固當如是非爲其人故恩有所不必市也不避名不諱多不市恩然後得盡其公與明而精誠由此上格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其道率由乎此也漢之舉掾互相檢察唐均其予奪於終身宋許其自陳於中道皆以防誤舉之弊愚以爲嚴之既舉之後孰若密之未舉之先內而卿尹以時接見天下之士察其才可任某事德可稱某職卽其小知其大觀其表識其裏由其始測其終識之於心洞然可信以待事至而保舉之其有或誤者乎且夫天下之人謀面不足以見心也偏

執不足以集事也引嫌不足以服衆也久任使以覘之咨公論以酌之持獨見以成之兼聽並觀垂明當世開誠布公人不忍欺於以致國家於唐虞之隆率乃僚爲翼爲之佐裕如矣一切文法之拘檢舉之周牽制之密皆後世救過不暇之術不得已而用之耳何足語於一德一心克知灼見之日乎

心性策

曹一士

聖賢之論心性也其說多互相發明誠不可判而二也然卒未嘗混而爲一者理亂之辨界於微芒也或專乎理或兼乎氣則當隨聖賢之指意觀之而合一之義未始不見於言表虞書之言人心氣也道心理也虞書之言心兼乎氣湯誥之言性專乎理故不同也猶之大學言正心者正人心以全道

心兼乎氣也中庸言天命者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專乎理也究之道心卽恆性所寓而心正則天命之性在其中矣非言心者遺性言性者遺心也邵子謂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廓以理與氣分言之也張子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以理與氣合言之也要之知其分然後可以明其合知其合然後可以晰其分也荀楊韓之言所以謬於聖人者知有氣而不知有理知氣之相雜而不知理之最純者卽寓於相雜之中則其言性者皆虞書所謂人心已矣於性何有哉孔子言性相近則理與氣兼舉之聖人之言所以渾然無偏也其謂上智下愚不移者則專乎氣之說也孟子言性善程子言性卽理卽商書之言恆性專乎理也又曰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卽虞書之言人心專乎氣

也周子之言剛柔善惡者程子之說之所本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橫渠之言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地之性未始不寓於氣質之性而標而出之則曰恆性曰性善曰卽理渾而舉之則曰相近自張子從而剖晰之而後知荀楊韓之曰惡曰混曰三品云者皆所謂氣質之性非天地之性也否則程子之言惡亦不可不謂性者何以異於三子哉是故氣質之性人心也天地之性道心也性爲太極心爲陰陽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知太極之不離乎陰陽又不雜乎陰陽可以明性心分合之故矣且夫自太極晰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文言取仁義禮智配之木行曰仁火行曰禮金行曰義水行曰智土行曰信漢儒以五行配五性者其原蓋出於洪範而仁義者又陰陽

之大分也可以兼統禮智而實無一不統於仁何則元統四德生生之意雖斂藏而未嘗不具仁統四端惻隱之發雖斷制而未嘗不存然則一端見而四端之理畢具又何疑乎論語所以專言仁而以求仁爲重也孟子言四端而推本於不忍之心且謂仁人心也猶是孔門之微旨也程子亦云仁有以全體言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也仁有以一事言者愛之理是也然則欲觀心性之合者誠莫切要於仁而其致力所在亦曰敬而已矣周子之言主靜以翁聚爲發散而程子之言主敬則貫動靜而無不在焉此其於心統性情之功尤爲要約也能敬則能誠而信之主乎五常者一以貫之矣

治河策一

朱澤溪

黃河爲害於淮陽兩郡數百年矣近者六壩塞清口開淮入於河漸有成效四十四年淮水暴漲遂至壅決水小而安瀾無患水大而泛溢無紀恐非百年不敝之道淮水旣不宜中洩水盛之時北出無由積而爲漫爲決衍溢土田傾灌城邑當事者心憂亦草茅之士所素料者使捐七邑之地以受淮可使淮黃安流亦必預爲措置况棄其地淮必不可合黃又必不可由高竇以入海徒滋其害無有已時水之發六七年一見四三年一見得治水之善策或可百年不敝患格於成說而不行耳禹貢九河湮沒難考後儒紛紛無從證據漢興以來河之分合歷代不一大要皆入海於東北不入海於東南宋神宗時王安石入李公義之言以開直河大決澶州曹

村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哲宗時雖以文彥博呂大防之賢亦以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此宋導河南行之失也元末河決賈魯充河防使發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達白茅又自黃陵西至揚青村疏南河故道興工五閱月此元末導河南行之失也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北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永樂九年宋禮濬會通河南入淮遂定漕事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而開封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此明絕河北流之失也隋唐以前河與淮分兩瀆各入於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前代河決壞民田園廬舍至明則妨漕侵祖陵故視古尤急或決張秋而妨

漕或決曹單趨沛而妨漕或決睢州以爲祖陵憂或河決崔鎮淮決高堰而運道陵寢交以爲患河之患不一於是諸臣之議河亦不一由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便導河水注於衛河漕舟由江入淮泝流至於河陰順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於天津者霍韜之策與黃瑄同也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谿口下苻離中存盤盂河下浮橋三河并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者楊一魁之策主分黃於上也築高堰塞崔鎮以隄束水以水攻沙使無畱行而又近爲縷隄外爲遙隄水益淺遠不至旁決者潘季馴之策主於淮黃合也周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草子河若浚三十餘里一自金家河入芒稻河注之江一自子嬰溝入廣洋湖注之海則淮水可泄者張企程之策主於疏

淮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河強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礙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爲利無窮者王士性之策主分黃於下也明臣河策不可枚舉略集數說以著其概夫河歷秦漢禹之故道已失歷宋元又遷而南今日之河之不能北猶秦漢之河之不能復禹跡也程子曰善爲治者得聖人之意而不拘其迹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非聖人之達道居今日之勢必使河入於衛如霍黃之說理非不合勢不能行今日之衛小於河數倍導河入衛衛安能受即使暫受濬滑大名曹開陽穀等處必致大決勢且衝張秋沙灣挾濟汶之水以東漕運橫阻宏治六年其已事

也不得其意而拘其迹利尙未興害已立見豈通儒之論哉若夫用楊一魁之策以疏黃用張企程之策以疏淮用潘季馴之策以治淮黃下流固百餘年兼而行之者何以積久不效黃高淮壅一遇霖雨處處衝決遂至此極也夫季馴之策束水不得北徙並趨入海可以暫行不可經久蓋桃清黃河關止二三里二水陡發必不能容上決崔鎮下決安東馬邏可料而知且黃強淮弱周家橋不能驟泄高堰六壩安能無虞七邑生民盡化魚鼈誠有如楊魁所云涓滴不外泄濁沙日澱河身日高遏泗汶壅清淮者矣獨王士性之說當日格於韋居敬而不行至今畏爲艱大而不敢舉有可惜者河之性善遷又善淤惟分其塗一時不至盡塞劉大夏之治河也使不分河由中牟至潁州由亳州入渦口雖有胙城徐州

之長隄吾恐金龍口之決必不能塞黃陵岡之潰必不能止
又使不分河由宿遷小河入淮則濟沛邳徐必不免於衝決
河之在河南也南高而北下河之在淮安也北高而南下上
流既可分而爲三下流獨不可分而爲二乎上流之南高土
平者可挽北之南下流之北高土平者獨不可挽南之北乎
淮之漲由於黃之不分即使清河無有故道必相其地勢平
衍者導之使北以讓淮今清河之北明明故道可循久而不
舉誠可怪也愚生長東隅足跡未及河南宿遷清河往來再
三見夫三義崔鎮衆興漁溝一望平衍夏秋水盛劉老澗王
營大壩黃水泛溢不由軌道若由清河縣西浚成大河由縣
北而東直接草灣河不過數十里使黃分於北則淮之清口
一往無阻雖值伏秋有周家橋六壩量泄於上有全河以注

於下則淮揚七邑可以安枕矣夫黃至清河其必分者勢也
開封而東或二或三時淤時浚分不一道獨至清河則歸於
一黃至清河將入海之處猶九河亦將入海之處也禹分黃
而爲九今合淮黃而爲一欲黃不灌淮淮不東潰得乎哉此
以知王士性之見高諸賢一等也議者必以黃河獨行易至
淤澱爲言不知黃河自徐州東南皆獨行也至宿遷清河則
泗汶沂沭之水由運河入黃不澱於睢邳之間而澱於清河
以下有是理乎所難者導河使北殊費經營必河身遼遠較
之今河更廣且深又堅其入口東岸之處創爲石隄如獲嘉
以東之太行隄舊老隄僅分三之一以入淮則漕舟出通濟
開泝淮入黃轉泝新河曲折之間無有險阻又或自淮黃分
流之後因勢幫築直建長隄自清河縣西南至東北使黃不

通淮東過安東方會淮入海其淮黃相隔之間置石閘以通漕舟漕舟過盡則下板堅閉不許民船往來此在任工之員斟酌時宜者也河之南行始於賈魯白昂繼之劉大夏又繼之嗣此黃凡北決必疏河南以分其勢今欲淮不東潰惟在分黃賈讓以徙冀州之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爲上策關並韓牧輩皆主之若能棄清河北境數十里之地多其內外之隄任河游衍縱有衝決不爲大害况夫漁溝左右實舊河所經草灣至赤晏廟可以分黃則三義鎮至草灣河亦可分黃矣安東之西不受其害則清河之北亦不受害矣如使黃不與淮分鮮有治理積之之久河高隄險天時人事交會其窮東南城郭人民宛在水中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夫事之費廣而必行者原未易易明世宗時盛應期議開新渠以土皆沙疏隨淤弗績而罷後三十年終尋應期所開故道疏鑿之分黃之役浩大難舉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撮土勺水之見未知有當於今日否

治河策二

朱澤澐

治河者未言河之利先防河之害歐陽公云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黃至清河其下流矣其將入海矣王士性之說正所謂疏而浚之者按淮安地勢有三策焉三策不行貽患近地黃尚未分而左右之民罹於湛溺不可不預爲籌畫者也一日徙清河安東兩縣古之作隄者去河數十里使水有所游盪不貪其利兩縣瀕大河今復開河導黃北流上溢則漫清河下決則淹安東勢所必至况兩縣之宜徙究不係乎開河與否水漲時兩縣南關竟成

水門居民半在水中終於漂沒不容一日安枕者特以開河
北流尤宜亟亟且不獨徙縣治於高阜已也近河之田十數
里皆屬於河 朝廷發帑金給所徙之民以當田舍之質然
後浚河於漁溝草灣等處則河得其道不為民患矣二曰清
理各套雲梯關以下本近河在官之地每年植柴備河工埽
用近為土豪所占豪私其利官私其稅漸占漸遠有所為攔
黃壩者使河去不速累歲淤澱職此之由夫近河之在民者
猶當給價使歸於公况地本在官而民占之其較漢之白馬
隄大金隄為民居數重者相去幾何此其急宜清理者也三
曰幫築清江浦隄清江以東冬春水涸民居水上及至夏秋
民居水下止靠一線危隄以為保障雖欲分黃不能必其不
徙必修築堅固不使其倏而南倏而北則善矣夫河之所在

無數十年不變之勢一旦開河北流遂通暢無阻與淮隔絕
不至潰決恐不能得一有壅塞衝淮而南則浮議騰起撓者
百端不知河之自北而南匪朝伊夕則河之自南而北亦匪
朝伊夕惟相其勢之所宜棄一方之地防將然之害而斷行
之雖小有患不為搖奪方能成功此在有識者審其輕重也

治河策三

朱澤澐

凡舉大事不得其人不能成也得其人不得其時不能成也
易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其人與其謀皆可救一時之患立
百年之防而不信於上不信於下淹滯不行非時之不可使
然乎夫時之不可其迹似有所難為之說者曰河北地仰河
南地俯不俯而仰是逆水性即以南趨阻漕之說應之彼將
曰濬河則虧國帑廢民田即以漂民決隄之說應之彼又將

曰補救者費小驟興者費大卽曉以縱河游盪分黃利淮之故彼終不信是故革而信之爲難則知時之不可強爲也上策不可強爲當修其次者高堰六壩宜堅不宜高堅則固高則險山鹽高寶江泰興化卑於洪澤湖不啻尋丈不使淮黃截然分流非策也必欲障全淮會黃於清河涓滴不使東流亦非策也惟以康熙三十五年四十四年之式制閘數座水漲至此從閘下流入湖由江都茱萸灣高郵通湖閘寶應子嬰溝山陽涇河閘入東鄉諸湖陸續以歸於海田園雖不盡保城郭庶可無虞若遏淮太甚患且非常桃清以下兩岸各築遙隄外隄決尙有內隄可恃通濟閘當以時啟閉河雖高不得直下山陽以南運河每年大挑如山東張秋臨清之汶河不使淤澱謹修前代之法而審行之以俟時而已蓋時之

廢興雖不可強爲亦因人而轉淮黃合流之後利漕者牛病國者半淮揚兩郡之地河因漕而利民者少河因漕而病民者多河之病民其患已成利民者十之一二然猶恃漕小決則興小工大決則興大工萬一漕運北徙山鹽七邑有不爲黃河下流者哉河不能久居其所今合流淮安已三百餘年矣淤益高流益漫釀成必遷之形不遷而北則遷而南若非漕運所在司水者視七邑猶清河安東也不知濟汶去淮數百里前人導河越濟南流數百年與淮合又數百年淮不勝黃黃再南徙勢如奔馬無可控御挾淮合江理所必然置七邑爲蛟宮已非善策乃使黃河合江四瀆混亂天地之脈紊神禹之功泯明明宇宙患豈及此然則河之宜挽而北此其時也

起於田野之奸閭巷之俠而朝宁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今夫鑒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敝每生於所矯臣觀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愞臺諫不爭而習爲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自秦人魏晉梁陳諸君皆坐不知矯前敝國家之於明則鑒其末流而矯之者至矣是以成爲今之風俗也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時之所尙衆所趨也今民間父子兄弟有不相顧者矣合時牟利者是爲能耳他皆不論也士大夫且然

彼小民其無足怪嗟夫風俗之所以關乎治亂者其故何哉臣民之於君非骨肉也其爲情本易渙也風俗正然後倫理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能死其長而無敢逃避相繫相維是以久而益固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亦旣亂法營私無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爲禍安可復言滑縣之寇鼠竊狗盜何足以云哉揭竿一呼從者數萬入京邑戰宮庭而內臣至於從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倫理稍誘脅之遂相從而唯恐在後焉耳臣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居今日而言興教化則人以爲迂矣彼以爲教化之興豈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謂不然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

昔者漢承秦敝其爲俗也貪利而冒恥賈誼所云孳孳爲利同於禽獸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賈人重禁賊吏遂不久而西漢之治成其後中更莽禍其爲俗也又重死而輕節光武乃重敬大臣禮貌高士以萬乘而親爲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爲東漢之治由是言之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天下不爲難也今之風俗其敝不可枚舉而蔽以一言則曰好諛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惟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有諂媚而無忠愛教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人之謂也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之不好諛則莫若開諫爭之路今天下有河工災務國用不足故競言生財夫生財不外乎節用若其他非害政之端卽無益之舉耳近

者 皇上憂愛庶務菲食惡衣以儉聞天下然臣意以古較今則猶多可省漢貢禹有言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宜講而行之而杜口不言利之有言利者顯罪一二人示海內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利往者 皇上新卽大位嘗命臣民率得上書矣旣而言無可采遂一切罷去夫言無可采其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輕故奇偉非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皆除故言者多瞻顧依違不敢盡其說今日者宜損益前令令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官僚之議乎政令者上自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而無所忌諱愈戇愈直者愈加之榮而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諛夫上不好諛則勁直敢爲之氣作上不嗜利則潔清自重之風起 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

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爲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變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嚮嚮然爭言改法度夫風俗不變則人才不出雖有法度誰與行也風俗者上之所爲也有其美而不能自持故自古無不衰之國周漢是也有其敝而力能自變則國雖傾覆而可以中興東漢是也今者繼世相承則舉而變之事易而功倍矣此當今之首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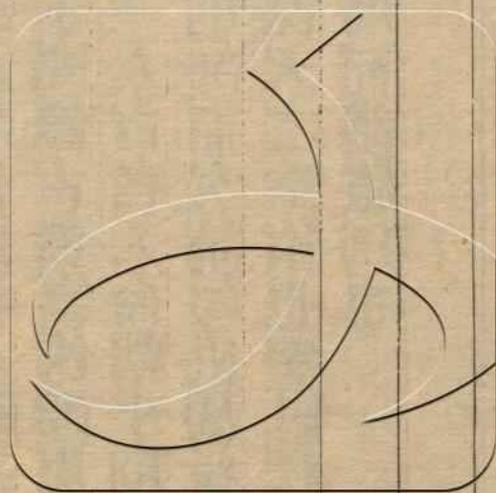
對用刑說

管同

世皆謂今之用刑輕於古昔故民不畏而犯法者多其說曰漢高之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之律例有故殺有誤殺有下手加功之殺故殺者死而誤殺者未有或死者也下

手加功者仍以致命不致命爲分致命者或幸不死而不致命者未有或死者也其法如此用法者大抵避重而就輕故殺人者往往不死民見殺人者之猶可以不死也彼何憚而不殺人故不畏而犯法者多今當一效漢法直曰殺人者死可也奚用多律爲是論也愚請折之今士大夫之家有器皿焉一奴故壞之一奴誤壞之一奴謀壞焉而一奴助之是數奴者主人將以一例處之乎故壞與謀壞者笞而逐之可也助而壞之其輕譙罵足矣使誤壞者遇劉寬則且曰爛女手遇韓琦則焚鬚無言而俾執燭如故何罪之有焉人命之重固非若器皿之輕也然其中實有故殺誤殺之分實有下手加功之異情事懸殊用法者安得以一例處之漢高之興庶事草創約法三章然未幾法不足用故必命蕭何造律設使

初法可行漢有天下後奉行三語足矣造律何爲若是者豈獨漢爲然尙書呂刑孔子錄以垂教者也其言五刑之屬至於三千古之明王豈其不樂於簡哉世故日降人情日紛不多爲科條不足以盡天下之情而窮天下之變今不問其情事之何如第曰殺人者死是荒陋之說不應經典者也天下之事名實而已矣今之制法緩旣死之辜重失人之罪仁厚適乎前世要之殺人者死必有主名抵罪者是名實在也名實在則民已知懼矣何慮乎不畏之多即使幸而不死人命株及亦必遭毒刑入牢獄拘禁如犬豕少者一年多者二三年然後減爲徒流或竟爲赦宥雖不死而懲之者極矣如此而仍犯法非人情也謂此可以僥倖不死而樂效其犯法者尤非人情也世固有桀驚凶悍愍不畏死者然如此人雖峻法豈能使其變更哉蓋經有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自古聖賢皆言省刑未有或言峻法者也漢以文景爲盛網漏吞舟之魚宋以仁宗爲盛所用者或止於鞭朴惟商鞅治秦王猛佐苻堅皆教之峻法以殺人致之秦之祚不長 國家慎重人命曠古未聞蓋古者當俠酷吏皆操生殺之權今雖宰相不能妄殺一人古者人命繫乎刑官而已今自州縣府司督撫以內達刑部而奏請勾決焉殺一人而文書至於尺許民之感激也深天之垂佑也至社稷延長端賴於此有識之士不當於此時而議嚴刑也



國朝文錄卷之三十五

書說類一

與明福王史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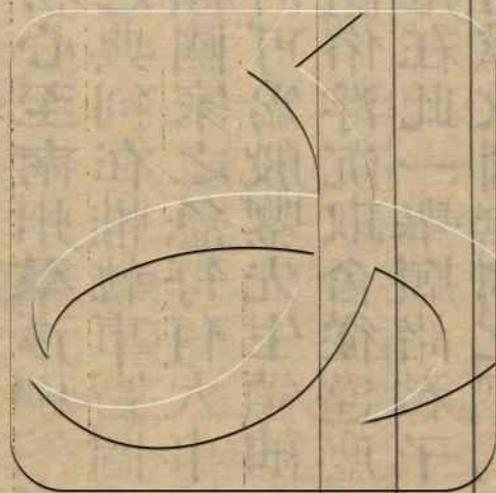
睿親王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西王吳三桂近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

削勳威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
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僂
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
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
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先朝之
廟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做賦代爲雪
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
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
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
嘗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溥海同讐特伸大義今若擁號
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勅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
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

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
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
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
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
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
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
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
維終始甯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
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負一
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
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

國朝文錄 卷三十五
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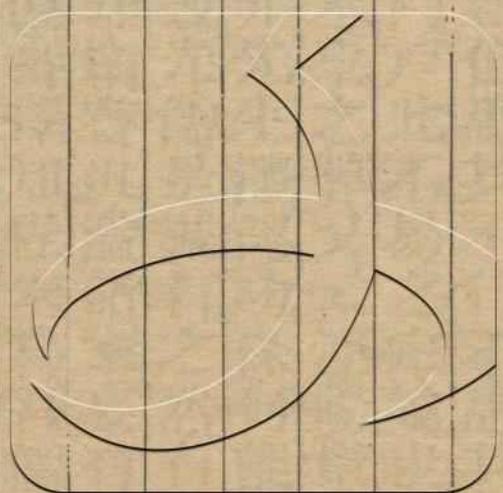
上諸王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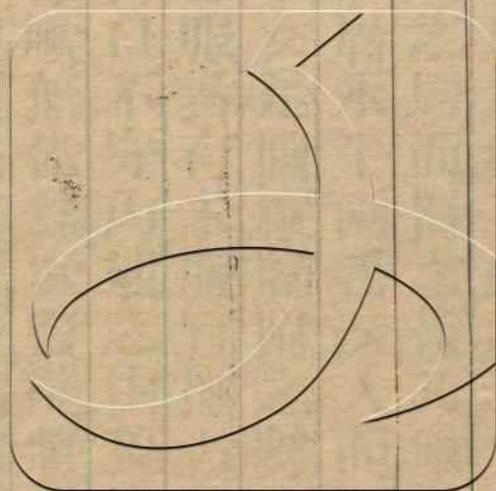
范文程

有明流氛西踞水陸南扼軍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燹伐其東
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顧維天數使然良由
先皇帝憂勤肇造及諸王大臣恪循丕業夾輔 沖皇忠孝
格乎蒼穹上帝潛焉眷佑欲令諸王建功立業而與之會也
竊惟成大業以垂休萬世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
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蹙遭喪亂困苦已極黔首靡依猥
擇令主靡然就養雖閒有一二嬰城負固亦止各爲其身家
耳非爲君效死也茲其受禍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
他人土地人民莫患勿得患得而不爲我有益以爲明勅敵
者我國也一則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雖與明爭
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爲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衆使近悅遠

來蠢茲流孽亦將進而臣屬焉卽明之君臣知我規恢非復往轍或亦言歸於好倘不此之務非但徒焉勞師適足爲流寇資耳值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傲傲焉與之爭非計之長也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番深入而返彼地官兵必以我無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圖縱歸附之勢不久留因懷攜貳蓋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嚴戒軍旅秋毫無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恤厥無告錄厥賢能將見密邇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熙然而向順矣可將各處官吏眷屬謂爲捍患質而移於我軍拔其德望素著者置諸班行俾朝夕獻納以資輔翼王試擇其善者而酌行之於是聞見以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或直趨北京或相機進取惟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安

以西擇堅城一區頓兵而守以爲門戶我師往來斯云甚便惟諸王察之





答陸稼書書

湯斌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嘉惠良深敬謝敬謝來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僕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僕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

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與蓋天下相尚以偽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沈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許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許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

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夫陽明之果爲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旣入其彘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

不自重也已來論云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僕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為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眾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僕之所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

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為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為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與王抑仲書

湯斌

去歲以使事出都門未得少盡鄙曲為之歉然歸來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既而知立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早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為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僚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睹矣足下學

有源本才足經世今日乃兼善天下之始也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為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為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頹廢耳此亦天意之所甚惜也更聞勇於除莠疾惡過嚴此自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為上民既向風威嚴宜弛愚者千慮或可一采耶

與友人荆雪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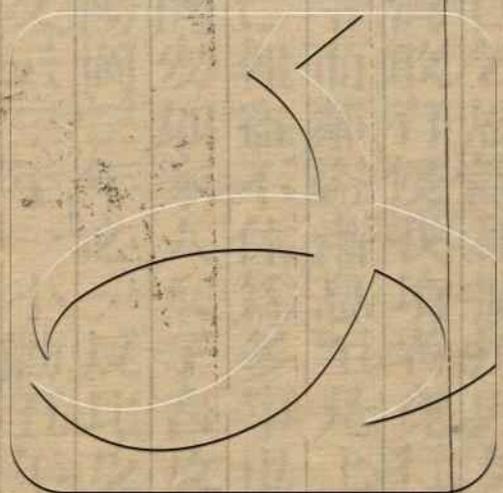
于成龍

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獠獍狼之種性好鬪殺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為親故者不以為故行次清源同年生王吉人慷慨好義人也夙知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勸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為俯首不答抵舍別母及家人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饒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兒子廷翼為諸生已久猶謹樸如處子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為官不顧汝汝作人莫思我而已拜先祠別老母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

可吞猺獞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卧病扶掖陸行之
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
羅城抱疴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羅城
與融縣沙鞏連界行至沙鞏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
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八月二十日入縣中居民僅六家
宿神廟中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廷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
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闢一門入亦屋三間內解支茅穿
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卧月餘從僕環向而泣
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
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
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丁甯令各
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

棄主人於他鄉卽生亦何爲噫幸有此也當時通詳邊荒久
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付之一笑而
已無何蘇僕亦死而大兒續覓四僕來又前後死其三人止
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遂聽其歸萬里一身生死莫主夜
枕刀卧牀頭樹二鎗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
猺獞雖頑無可取之貲亦無可殺之讐也事至萬不得已則
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執持兵器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
情必務緝獲推詳真實誅戮立時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
地方甯靜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壤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
肆害無已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置之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爲
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某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
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

兵自揣功成罪亦且不赦但爲民而死奮不顧身勝於瘴病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剿滅益獐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採訪真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謠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寢不安人心旣和謠言不驗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三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謬蒙上官賞識列之薦章遂有四川合州之擢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無復官長體夜以四錢沽酒一壺無下酒物快讀唐詩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思同僚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嘅



上湯潛菴先生書

陸隴其

隴其浙西鄙儒無所知識蒙先生不棄惓惓欲叩其所學此前輩不遺葑菲之意末學何幸而遇之急欲出其胸中所疑以就正有道然知先生素敦淳古之風不欲學者詆毀先儒以開澆薄之門若直陳所見妄論先儒得失恐迹涉詆毀以蹈於澆薄之咎是以跼蹐而未敢陳退而思之詆毀先儒者學者之大病也辨別是非者又學者之急務也使避詆毀之迹混是非而不辨恐有適越而北轅之病且使所見未盡當亦正宜陳之大君子之前以求鍼砭遮掩覆匿非切己自治之道也是以敢布其固陋惟高明終教之隴其嘗竊以為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學

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
可以有加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
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矣是故前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
者誦而法之其者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
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
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大驗亦略可睹矣雖百世守之可
也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其入堂奧不當又
自闢門戶自陽明王氏目爲影響支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
法知其不可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僞亂真天
下靡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
隨之比之清談之禍晉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
顯赫欲爲回護此誠尊崇往哲之盛心然嘗聞之前輩所紀

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卽功業誠高不過澤被一
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明之功
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况陽明乎
故嘗竊謂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
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
若以詆毀先儒爲嫌則陽明固嘗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
矣是以古之詆毀先儒者莫若陽明也今夫黜陽明正黜夫
詆毀先儒者也何嫌何疑乎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
蔀通辨其言陽明之失至詳且悉豈皆好詆毀人而爲是曉
曉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學術之害其端甚微而禍最烈故
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貴忠厚而於學之同異必兢兢辨之
其所虞遠矣不然當今之世有能真實爲陽明之學者其賢

於庸惡陋劣之徒相去不萬萬耶何爲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爲聖人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蓋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興起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成德之師切琢磨磋能造人才於粹精之地使以興起之師而遂奉爲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如梁谿蕺山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也芻蕘之見如此不審先生以爲何如恃愛之深敢發狂言以待君子之教正

窮經明理說示王生仲退

李光地

讀書以窮經爲本以明理爲至窮經所以明理也然六經之規模宏濶而辭義簡奧故必以學庸語孟爲之階梯四子之心傳不繼而純粹云亡故必以濂洛關閩爲之門戶舍此不講而厭常喜新飾詐矜愚或以經書爲習見而自匿於釋老之門或以章句爲陳言而自炫於詞章之耀縱能榮華其言小成其道君子猶羞稱之况以吾所遇亦未見蕘稗之有秋而春華之可采者何則唐宋以前聖道久熄而儒學未興士有求道之心而不逢先覺有立言之志而莫適折衷故雖遁於異門淫於末學而其人皆實有過人之志尙邁人之資器百倍於人之攻苦非心知其不可而欲藉此以自逃者也其時禪釋之徒皆切實理會身心而以詩文博雅名者又未嘗

不淹貫於經書之義直以去聖既遙羣言淆亂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非其罪也今人之弊則由心疑濂洛關閩之非真宗有不欲依傍之意且見其說理明白遂并理而卑之譚經平實遂并經而易之更加以苟簡成習功利成風一寓目於譚經說理之書又畏其勞心而惡其厲已也於是欲托他門以遁迹借末藝以蜚聲此其用心與唐宋之人何如而所謂異端小道者又烏得成就哉今日須以此爲大戒由濂洛關閩之書以進於四子由學庸語孟之道以達於六經學庸語孟濂洛關閩不可一日而不精思熟講者六經則或且窮一經務令透徹隨人資性以漸兼通若貪多泛涉則又徒爲徇名而無益於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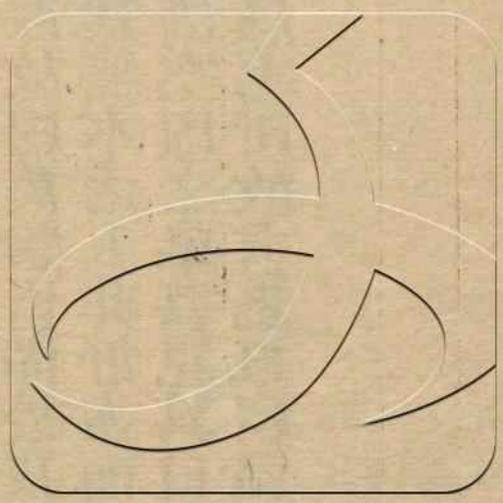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性

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伎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伎且

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與何商隱書

張履祥

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卽所謂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會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慎恐懼之謂而論語曰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功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卽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以中正則仁

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下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卽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

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
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
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
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真
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
者祖尙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
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
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
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
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
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
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已

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
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
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
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徒倚於歧途志之不勇
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以朋儕中
攸好之深矢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
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修豈非本於仁義之
心哉本仁義之心以力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
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
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
或不然之慮要亦無它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
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

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恆修其疆畔時其耔耔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與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

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忘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汜應汜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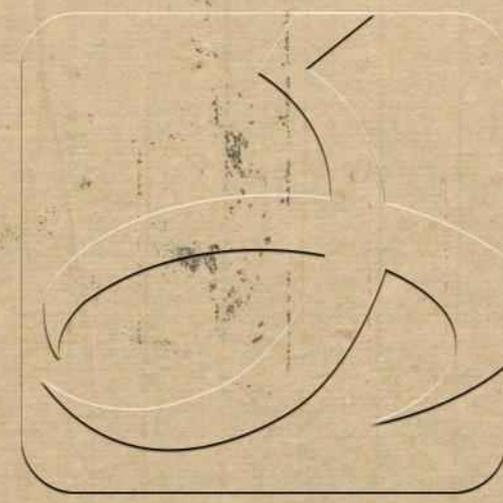
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即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為得益之易故以為先務耳然即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即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槩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况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惟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之睥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物此志也

與沈德孚書

張履祥

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為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即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即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即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

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
裁之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
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
於冉求以及子張子夏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
服膺夫子之教哉此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
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
子張所謂似子張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
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
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
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尙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
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菴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
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
而顧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
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
有志於學問者曾不之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
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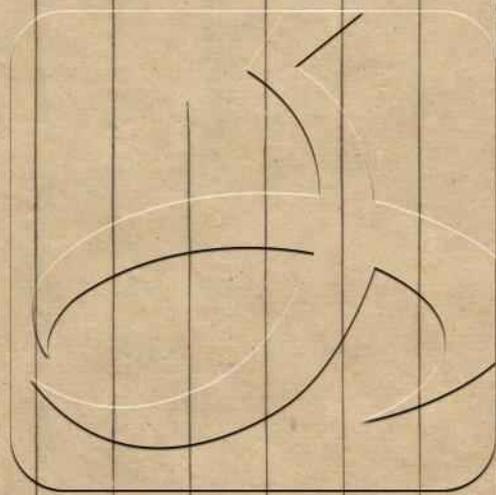
答顧甯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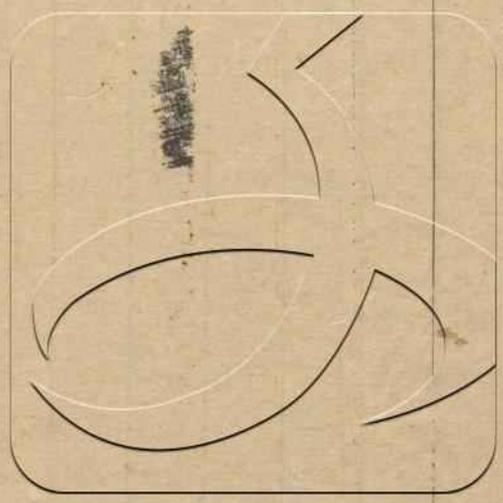
張爾岐

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牖且示以康成泰山祖徠三先生之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嘗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大全蒙引之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今欲修而述之未知當於何處著手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爲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取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鵠確當不易真足砥好高無實之病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真偽祇以行己爲斷行己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卽

言心言性亦非窅語行已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卽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謂之有裨世教也某老矣於博學已無及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與苟於博學有恥真實踐履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畱心世教者

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倘肯一涉筆繩削乎





答王介祺書

刁包

自孔孟而後千四百年未有庶幾斯道者濂溪倡首二程繼之然後孔孟之道昭昭揭日月而行至論安勉之殊則明道自勝伊川若二十餘年承往聖會來學之功則伊川實過明道但其言樸實其文平澹當時且不能與蘇學爭一日之長使非晦庵極力表章程氏不將與羣言共湮沒與然則無程氏是無孔孟也無晦庵是無程氏也後有作者斷斷乎不能與程朱共功矣而陽明於濂溪明道之後推陸子靜子靜之學大似陽明其表章而尊崇之固宜必欲加諸伊川晦庵之上恐子靜亦不能安其位耳且程朱窮理之說徵諸四書考諸六經確乎不能易也故自小學以入大學何莫非窮理之教乎時時有可窮之理事事物物有可窮之理舍窮理而言

致知正來書所謂鏡花水月安有入手時耶所以然者陽明
天分殊絕始而馳騫於詞章泛濫於佛老久已博聞洽記一
且天誘其衷豁然大悟本末體用一以貫之無勞爲銖積寸
累之事然以之自治及中人以上者可矣必垂爲法程教學
者詔天下來世恐後人希頓悟而事捷徑將流於閒曠虛寂
而不從事於身體力行豈不誣哉

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陸世儀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起處不同儒治從教化上
起吏治從刑政上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
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
必使之從游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
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
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游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
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已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已治人
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
得爲之位抒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
者此道得也自秦廢先王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
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究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

法而已至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睹
作人之盛哉況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學法
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
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
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
故漢治最雜有用儒治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
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
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需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
章詞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
居官之法律是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
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
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

與沈甸華第二書

應撫謙

來教欲屏絕佛學與議和靖一事摛謙平心論之佛生於西
夷謂其教爲偏則可謂其教爲邪則不可蓋殺盜淫妄四者
流於一則是邪也今釋氏能去四者則其心本無所邪謂之
賢者又謂之彼固謂彼爲外方之豪傑也但以其清淨之故
至斷生育以空寂爲常欲滅識神陰盛則消陽故不可學孔
子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正謂此也然第謂
取其一得固亦有說吾儒之教大約性情兼治然火生於木
而能焚木情生於性而能滅性入世之人滅情者少滅性者
多故後世佛教西來正止清世之濁其言曰五濁惡世誓先
入則是堯舜禹湯之世必無佛矣卽有人亦不從今觀情勝
欲動之人正如炎暑受觸不妨以瓜梨解渴此時五穀未必

國朝文錄 卷三十一
能解故武夫健兒最喜拜佛此可知也今吾兄憤世之絕粒
食而進瓜梨遂欲廢瓜梨之種殆失天所以生之之意乎若
世之人以禪爲儒此特未知五穀之味苟知五穀之味則凡
所謂無思無生本來無一物之說皆不能誘矣濂溪贊語前
四句乃是實錄蓋先儒不刊之說非摛謙所創也且存之何
如

與潘次耕書

王錫闡

邇來令弟僦居柳塘距敝廬數里而近時得走候尊慈起居
稔知窘窮愁苦之狀都非意中所有而依門依閭之情迫切
尤甚萬一憂患內攻寒暑不戒有一日二日之不豫數千里
外何由知之此伯約之遠志太真之絕裾所以負痛於無窮
也而況去就之義大與古人相背者乎僕媿稱知己既不能
使足下慎其出處又復不能謀其困乏今雖負疚引罪無益
於足下惟望足下與白雲之感返五湖之濱慰庭幃之憂念
而已昔人三旬九食簞食瓢飲彼皆事親之人未聞奔走四
方以求所謂養也若以信志約親爲疑愚則以爲此非先聖
之傳言不足惑也何也孔孟之書言孝者多矣有以循禮爲
孝有以承意爲孝有以不貽父母以憂爲孝而其大指不外

於竭力守身之義未嘗專以口腹之奉爲孝也故孝子之得自致於親者有分而聖賢之責人也有方果以信志約親爲不孝是不可致者而責其致之也若然則絀其志毀其行汙辱其身竊取權勢以爲親榮牲鼎牢醴以樂晨夕斯孝之至乎過矣況乎窮通時也得失命也與其皇皇歧路求無所得而約其親孰若閉戶息游授几捧杖而約其親之無憾於心與且大夫人茶蘖清操賢名素著嗜義安貧遠近所孚次耕尤不宜亟亟於仰事之故馳驅於奔競之塗以爲晚節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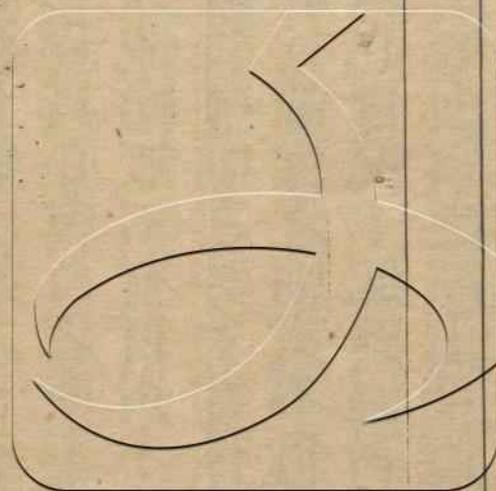
與魏冰叔書

彭士望

昨偶憶藏弄集載侯朝宗論詩文書三首卽取閱屬興士鈔之更昧晝反覆玩繹其言之至者殆無以易其與任王谷書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鉅細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已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此最高之論朝宗學史記寫生得神髓處全在於此壯悔集有二吳徐張傳出沒超脫咸用此法而愚意則又以此壯悔集有未盡然吾輩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陳利弊將救世覺民之爲急故於古今成敗得失邪正是非之際往復畱連疾呼痛詈猶恐疲癯聾聵之夫藐然而不一聽苟僅數語發揮便歸含蓄祇可以動明哲

而不可警天下之中才孟子七篇已不同於二論三百篇風雅之變必不同於關雎葛覃世則有然文從而變而作文者之用心彌苦彌曲彌曲彌厲如天地之噫氣鬱不獲舒激爲雷霆凝爲怪電動盪摧陷爲水溢山崩夫豈不欲爲卿雲旦日甘雨和風勢有所窮不得已也卽文字寫生處亦須出之正大自然最忌纖佻甚或詭誣流爲稗官諧史敝鄉徐巨源之江變紀畧王于一之湯琵琶李一足傳取炫世目不慮傷品其文縱工未免攜琬琰易羊皮終必爲明者所唾棄而巨源更顛倒是非羅織口語快其私怨虞山已痛言之屬其毀去巨源不聽卒死橫折推朝宗閒漫纖碎動色而陳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爲徐王之失卽朝宗諸小傳亦不免見其疵類蓋文人之文與志士之文本末殊異文人志在希世取名

卽深自矜負正其巧於容悅閒或談世務植名教文焉已耳以文固非此不傳也俳優登場摹擬古人俯仰畢肖觀者撫手悲愉遞出及其旣過彼我判殊了不相及志士之文如樂出虛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一聽其天倪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與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嬉笑怒罵以至痛哭流涕無不有百折不挫之愚誠貫徹中際其行文出沒無纂組雕削之勞不知世目非笑之爲非笑此卽立韓歐班史於其前肖之則賞不肖則隨手刑要亦不能彊其所不同以求必肖況下此區區者乎故言必發於心而文亦必以其實重心與實之所出斯歷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爲有用此士望與叔子曰孳孳焉求之而或未至焉者也因朝宗一妄言之



答曾君有書

魏禧

疊承教以兵學敘求治學敘書欲使禧得獻其愚見念足下
意更取二篇點次而鄙意偶有觸發遂出異同欲相正非敢
謂不然也然足下高明好學當無取雷同之譽兵爲治學之
一於天下事最爲難能不可以輕談敘中兵者人情而已又
謂法者皆情變之極致二語者可謂廣大精微矣特以文好
斷續格前後欲相爲工遂令其致不暢禧竊以謂明理而適
於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然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是以
有文而天下之理與事有不可以盡言者是以有含蓄之指
有難於直言者是以有參差斷續變化之法則皆其後起者
也辟之於水浸灌萬物通利舟楫此水之本也而江河之行
曲折洄洑波瀾漪縠激瀉此水之後起而勢有不得不然者

水蓋不恃此以爲貴兵法萬變不可窮詰人情二語則已得其要領奈何不使一暢其旨乎天下之法貴於一定然天下實無一定之法古之立法者因天下之不定而生其一定後之用法者因古人之一定而生其不定蓋非獨兵爲然也至於治學則天下事無一不在其中非有聖作明述之智文武將相之材鮮有能兼總而條貫之者禧嘗欲集諸同學志當世之務者各因所已知而討古論今以成其說如平居畱心官制則使討論古今之官畱心禮樂則使討論古今禮樂人任一曹或數曹旣各成書然後合并貫穿暢其利杜其弊而尤必使衆法雜陳之中首尾不相扞格蓋一代之治條分縷析剛柔文質各異其宜然必有一代制作之大意其纖悉必到處與其大意必相通屬一法雖善不能獨行必與他法爲

表裏辟之作室構櫨斗桷棟梁必大小相扶持一室之規模成而後一椽一桷始有所附故原其始非一人獨見所能辦要其終又非衆人之各見所可成時不我與諸同志或阻隔千百里外或以饑驅不得卒所學禧略用心者凡十數條今成說者僅五六至律麻河渠兵法則尤不敢厝意蓋自知終其身學焉而不能者也禧平生好讀左氏於其兵事稍有窺得失曾著春秋戰論十篇爲天下士所賞識然嘗自忖度授禧以百夫之長使攻荏苒之盜則此百人者終不能部署而小盜亦終不得盡天下事口言之與手習相去有若逕庭有若南北萬里之背而馳者而況於兵乎今謹以評點二稟呈覽惟足下更教

答計甫草書

魏禧

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禱爲狂惑而可與言敢言其所及見以相質禱嘗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竊謂足下文多高論讀之爽心動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間惜其筆性稍馴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笑曰割

雞焉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閒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閒而碑誌最工法度謹嚴於碑誌最得宜是以冠於諸體然禱所尤賞者又在復讎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禱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

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說也

答施愚山侍讀書

魏禧

執事論人必先器識文必先根柢此古人所以可傳者舉世好文之士不察也執事書中論議往往先得我心而立身為文本末具見於此執事為人廉靜仁厚徵於服官家食之日禧又得讀執事文簡潔而雅醇意思深長與古法會望而知為有道者之言嘗同兄弟省覽他刻卷首敘論累牘連篇覆其姓名忽得爽心之作搖頭吟哦驚喜不定視之則必執事也故禧平日最稱道執事之文比云今之名家清真自放而波瀾不濶光焰不長則固見垣之視矣夫才士稍涉韓蘇未有不為是者顧強出議論以為波瀾綴拾文藻以為光燄且

夫大海之瀾無風自生火之炎上虛明而無物蓋水足於精則波瀾不窮火足於神故光燄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不可強而有者則未始不可學而至愚嘗以謂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於天下在於積理而練識積理之說見禧敘宗子發文所謂練識者博學於文而知理之要練於物務識時之所宜理得其要則言不煩而躬行可踐識時宜則不為高論見諸行事而有功是故好奇異以為文非真奇也至平至實之中狂生小儒皆有所不能道是則天下之至奇已故練識如鍊金金百鍊則雜氣盡而精光發善為文者有所不必命之題有不屑言之理譬猶治水者沮洳去則波流大焚火者穢雜除而光明盛也是故至醇而不流於弱至清而不流於薄也禧頻年客外賣文以為耕耘求取猝應之文動多違心主

人利於流布輒復登板捫心自忖其不逮已之所言蓋十而八九矣惟執事有以知其然也若夫性理之學禱生平疎於治經儒先之書一瀏覽未嘗專意討索而嗜欲深重所謂耳目之於聲色口於味四肢於安逸者皆不能自克治其氣質又性疾僞儒每恥言行背馳是以粗有撰述皆不敢依附程朱謬爲精微之論自甘暴棄固宜見絕於大君子矣何日維舟敬亭之下洗滌腸胃敬求提撕得聞所爲上焉者則死且不朽狂言無緒暢率胸臆奉答知己伏惟執事寬其罪且還教之

答王進士書

汪琬

琬啓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所示事實不免大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旣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者更得賜教爲幸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氏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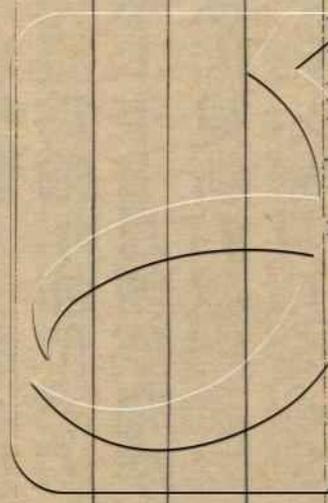
所遇非其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
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
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
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敘高愨女楊烈婦爲不在班孟堅蔡
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
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窺見前賢之用心矣而流俗不
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
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琬才學蠢陋使廁於李習之
歸震川之列必當愧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
欲借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
宣

答顧甯人先生書

汪琬

與天生相見語次知長者比來動履清吉著述益多殊慰仰
止繼又得手教所以獎勵鄙拙過實萬不敢當禮教廢壞久
矣儻蒙先生斟酌今古原本禮經上不倍 國家之制下不
失風俗之宜用以扶翼人倫開示後學甚善甚善別紙所論
康王之誥辨冕服爲踰年卽位之禮依據最明援引最悉愚
嘗證諸春秋昭十年七月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如晉葬平公
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衰經之中其
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云云蓋故
君未踰年則新君不敢卽位故其辭委婉如此也是時晉伯
已衰三月而葬旣不免失之太渴而君臣猶能恪守此禮以
拒列國諸大夫不可謂非叔向力也至若康王盛時方欲以
禮教治天下豈有居喪之初顧肯躬蹈非禮如所服冕服如

所稱予一人者乎則是太保之見反出叔向下也竊不勝惑
 之今讀先生此辨亦可以息後儒之喙矣惜不能起蘇公九
 泉相與往復耳歎服歎服琬山居讀書九年差覺自慙此番
 進退狼狽當不免有識掩口不審先生何以誨之



上某學士書

潘耒

某聞善為治者不務為求治之名而貴有致治之實孔子曰
 其人存則其政舉後儒亦言有治人無治法衰弊之世法制
 禁令與盛世無殊而不能為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實不相副
 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今天下已治平矣百官之職掌不為
 不明諸司之條例不為不備防貪禁奸之法不為不嚴然而
 紀綱猶不能無廢弛民生猶不能無凋弊天堯地變猶不能
 無垂戒者何也由實心求治之人少而大小臣工莫肯以天
 下國家為事也為郡縣者但求錢糧盜案不累考成民生之
 休戚非所問也為監司者但求期會簿書得免誣誤官方之
 清濁非所計也有一大事則彼此瞻徇有一大議則上下揣
 合如上欲理財則以開設事例為經費裁減工料為節用如

上欲用人則越次陞轉謂之才能循例保舉謂之卓異內廷外聞莫非委蛇將順之人早作夜思無非彌縫掩護之術視官資如傳舍視仕宦如經商自身家妻子而外更不知有何事甚至以忠言讜論爲忌諱罔上行私爲得計積習相沿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皇上重感天變赫然震怒抉摘譴訶諭以洗心滌慮經各衙門設立科條增嚴加密至爲切要然以言乎致治之本則猶有進夫欲致治則必以實心行實政上下一體宮府一心眞知天變足畏民瘁足憂惕然有同舟遇風之危而相與朝夕講求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賢否耳目心思相爲統攝若保母之乳嬰兒啼笑痛癢無所不關如農夫之治禾稼螟蟲蝨賊無所不去則利不期興而興弊不期除而除矣若徒恃科條以防姦藉律令以止隱有立法之

名無行法之實竊恐彌縫掩護之弊更有甚於前也假如今制督撫地方官與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職此其所得而禁者輦下拜往之儀文耳使在數千里外私人往來潛通貨賄能知之乎官吏坐贓滿十金者卽論死審能如法則人人皆楊震鄧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遠於人情則必有所不行不行而法故在則必巧爲相遁掩覆之術愈工交通之跡愈密而議者且以爲令行禁止中外肅清也夫天下未嘗無才其才未嘗不能辦事特患無以驅策而激勵之於是以其才智專用之於身家以其聰明專用之於彌縫掩護設也一變其習以其爲身家者爲朝廷以其彌縫掩護者爲拊循保障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所賴二三大臣爲皇上陳其綱領辨其本末以實心實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

大機大權轉移天下之積習開誠布公信賞必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紀綱肅而民生安矣某一介草茅罔知治體蒙閣下虛懷下問至再至三故敢肆其狂言直陳管見以爲今日所獻納者當在正本澄源之論而區區科條律比之事固可以置而弗道也

國朝文錄卷之三十六

書類二

與李武曾論文書

朱彝尊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卽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詞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爲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遊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旣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嗇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旣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默然以疑

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
 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
 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尙安知所謂文哉魏
 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
 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
 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
 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
 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人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
 文在諸家中爲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
 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概矣以武
 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
 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侯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

氏潘吳氏萊明之甯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
 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紬繹
 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
 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
 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
 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
 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耶
 否耶

與高念祖論詩書

朱彝尊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諄以詩律下問念祖
 年齊於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饑寒奔走
 無一足以動其心維風雅之是務是豈當世之士所能冀及

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維高明擇之僕之於詩非有良師執友爲之指誨也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瞽之無相俛俛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懽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爲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維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事之汗隆政事之得失皆可攷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爲教如此魏晉而下指詩爲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爲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遺惡在其爲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

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與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而強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今世之爲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爲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曲愈下辭未終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爲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爲述祖德詩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義此

非有本者不能為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於古也不難耳

報李天生書

朱彝尊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為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子鱗為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為南乎僕少時為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鱗之體既而大悔以為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

之視僕之所為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為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為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為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高華恆岱之顛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為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塗哉悽悽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

亮之而已

報汪荅文戶部書

朱彝尊

彝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比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爲請執事不拒纒纒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爲喻彝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旣以感泣然不知涕洟之被面也古之葬者書賙於方書遣於策後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爲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閣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先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論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萬厯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尙書予諡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爲圭臬其地闕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焉願

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閣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先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論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萬厯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尙書予諡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爲圭臬其地闕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焉願

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報周青士書

朱彝尊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恆人之情方益誚誚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耶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爲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韜荒武會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泝澣洗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

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尙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徇人之指爲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耶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於心以爲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爲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泝澣洗焉爾與足下別六年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修之入聊分銖兩爲卒歲之需傳天自己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爲足下勉之而已

與魏善伯書

朱彝尊

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貽以刻集為僕序集唐詞褒譽太過不敢當僕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揚州不謂沂江徑返然古人相知有交深謀面之前者不在合并之速也方今作者寥寥可數足下弟弟子各出其文相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多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於足下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宏王該李槩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三四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為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為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

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間毛晃之增韻出廣韻久而漸廢蓋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并為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存特劉氏之韻爾顧目為沈氏書加以詬詆其毋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為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恩歸於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詩誦之凡勤斤字甯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真至仙為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於韻之本位豪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率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有妄男子於此取古詩書篇什悉以己意紊之或

見而恚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不可也且韻書之作自李
 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爾法言家
 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盧
 道或家狄道字德或家河東薛道衡或家頓邱或家臨沂
 推及沛劉類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
 是吳音者安也至正韻成樂韶宋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
 下詆北人之書為缺舌蠻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
 而反詆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為排擊也以足下愛我無以
 報願附諍友之義望足下亟改正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

報徐敬可處士書

朱彝尊

辱示春秋地名考采擇羣書援據精確嘗惜鄭樵之譜張洽

之表徐得之之記未寓於目足下書成可以無憾矣以僕蒙
 滯安能有所是正惟於召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為文王
 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
 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
 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且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
 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既以召公為
 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為一穎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
 說而駁正之者也至足下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考之燕之
 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
 云薊後改為燕猶唐之為晉荆之為楚惟因記有封黃帝後
 於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於薊又封召公奭於燕燕
 之於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

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強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於薊之二說者僕益疑之惟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既爲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後亦黃帝之後於襄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召薊與北燕本一而已足下以爲然乎否乎惟再示之

答胡司臬書

朱彝尊

讀執事之文其辭閎以達其體變而不窮迺來教悽悽抑何其語之謙也古文之學不講久矣近時欲以此自鳴者或摹倣司馬氏之形模或拾歐陽子之餘唾或局守歸熙甫之緒論未得古人之百一輒高自位置標榜以爲大家然終不足

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詆譏隨之矣僕之於文不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辭苟足以達而止恆自笑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以傳於後耳雖然僕之爲此非名是務也實也其於文也非作僞也誠也來教謂法乎秦漢不失爲唐法乎唐不失爲宋於理誠然若僕之所見秦漢唐宋雖代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而柳子厚論文亦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王禹偁曰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李塗曰經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僞而歸於有用執事誠欲以古文名家則取法者莫若經

焉爾矣經之為教不一六藝異科眾說之郭大道之管得其機神而闡明之則為秦為漢為六朝為唐宋為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謂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至於體製必極其潔於題必擇其正每見南宋而後士人文集往往多頌德政上壽之言覽之令人作惡此固執事之所不屑為而僕恐有黝執事為之者冀執事力為淘汰斯谷園之編足以不朽矣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朱彝尊

彝尊來自田閒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兢兢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

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為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明皇宋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為之傳或為之

表釋老一也或爲之志或謂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爲二職官氏族或合爲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爲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萊顏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覲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謬彝尊不敏麤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庠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朱彝尊

日者上書籤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閣下不罪其慙 闕門相見有睟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閣下之量可謂以虛受人矣彝尊默而不陳何以答閣下之慰誨乃復破墨伸紙載布腹心冀閣下垂采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漢之陳農唐

之李嘉祐明之歐陽佑黃崑危於噓呂復前代率命采書之官括圖籍於天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錄一書遂成信史也耶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宬四方上於朝者貯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厯中輔臣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普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亡六七然地志具存著於錄者尙三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人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能記憶所閱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捆載入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志碣之屬編爲一目或倣漢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守四布政使司力爲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皎然可尋

采撰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昔者元修宋遼金史袁桷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錄正史而外雜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朱彝尊

采書之議閣下旣信鄙言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藁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具藁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昔于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旣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甯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

四丈截爲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爲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爲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爲北齊書皆再世而就王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也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爲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

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汭陳基胡翰貝瓊高啓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爲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遽呈藁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爲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刪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藁焉夕當更此呈一藁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粃雜揉嵌罅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

續猶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必改圖焉做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朱彝尊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彝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藁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書法相違彝尊愚聞匪敢露才揚已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爲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燕王批准安敕令歸國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

者矯詔卻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橐廢爲庶人是冬齊王榑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爲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陞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譬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穽之中縛之一二獵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爲而謂智慮絕人之燕王爲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寔遣之姜清秘史據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爲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

難垂定何以悲爲帝曰吾異日渡江卽入京見吾親比爲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卽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旣葬以天子未有不爲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爾矧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彝尊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繞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

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爲異而乃誣爲建文帝墓旣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爲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爲帝祝髮旣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啓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卽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爲景先者持鐵棒啓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建文帝旣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耶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之此則三家村夫子之說也歐陽夏侯尙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

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峰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爲九其實本宗一族耳迨秦漢誅及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村夫子不知九族尙輕三族爲最酷而造爲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遠株及於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孟縕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瑞仲縉之子叔豐皆爲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緝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文皇旣入卽收孝孺旋執泰子澄至闕同磔於市所榜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甯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遺成

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厯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點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爲傳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名姓據傳聞以書笑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嚙餘冊一一實之不足信十也文皇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尙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尙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於澤州公廨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爲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昇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

愆憤吞金死也況震直之卒忠誠伯茹瑞撰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龍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爲致身錄久而附益之錢受之駁之矣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論者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甯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邈國諸書往往以黎邱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爲實以僞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論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朱彝尊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閣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

體例初藁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爲道學立傳固宜然彝尊竊以爲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實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爲麤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歧塗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矣非有遜讓

國朝文錄 卷三十一
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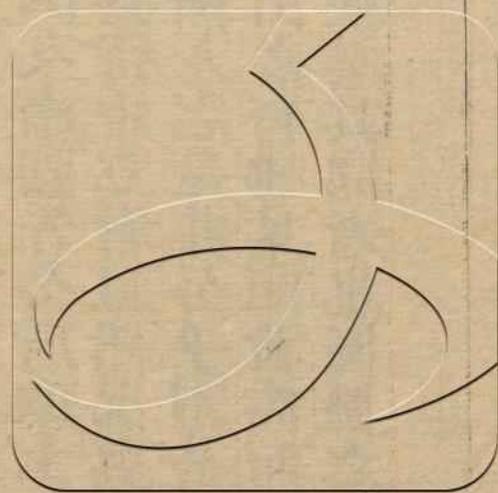
朱彝尊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禱昧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已於言者敢再陳之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白萬厯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旣

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夫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爲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旣而退朝語笑無間惟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厯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爲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爲匪人懷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遙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爲敵久而假宦寺之

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羣而不黨甯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爲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爲僞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尙書事請冊立東宮公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冊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爲側目其後冊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冊立東宮無謁謝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實錄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間侃侃百折不回比

之中流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冊立事纖悉具錄獨於先公劾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秉爲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啓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况與東林樹敵者乎卽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平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間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答汪鈍翁書

計東

承教以東文字中不宜輕有感恩之語如顧天石詩序云云者且曰丈夫不宜輕受人恩甚矣閣下教予之切而愛予之深也顧東之爲此亦自有說徐仲車宋所稱節孝先生也盛稱華州崔太守之恩及考其受恩之實但云崔公能使予不勞而親有以養也其言亦深可悲矣雖然不身歷其境又烏知其言之悲乎使予今日亦若有華州崔太守者在我吳二三百里之內憐而客之使歲有所貯以養我母不至勞我生以奔走衣食逐逐於寒暑之時水陸之道讀書厲志以長貧賤浩然自足豈非大恩哉齊北郭騷結眾網捆蒲席以養母不給見晏子乞所以養者晏子與之食粟府金及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謂其友曰我聞之養及吾親者身充其難卒以

死白晏子而歸之范文正公在睢州孫明復屢上謁范公厭之語曰少年何不勤於學而好游若此對曰親老家貧若月得錢十貫養母即不出矣范公為補教授子弟春秋使得廩餼如所須之數遂不復見後十餘年聞泰山有孫先生經明行修有司薦於朝則前睢州上謁少年也嗟乎彼北郭子徐仲車孫明復三人者非天下豪傑哉猶以親之故受人之恩況於東哉夫受恩不報非夫也不幸若北郭子之報晏子可哀也已即幸而若徐節孝孫明復不至以一死報崔公范公然必若徐之篤行孫之力學始為不負知己則報恩誠不易而受恩良難先生之言其信然也然小人有母未知所以為養今有如晏子崔公范公其人者乎東感之報之當不後於所稱三人者矣閣下其一加之意否乎

與魏叔子論文書

邵長蘅

某頓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數書學者作文之法綦備獨疑於文章之源尙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譚易耶抑有所秘也僕於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蘄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濬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濬文之源者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愚意欲畫以歲月易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以漸而及不必屑屑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興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唐書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荀揚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

而外或略加節鈔可備采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文暢以醇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礪以紕其氣慝者其文蔽以矧其氣撓者其文剽以瑕是故涵泳道德之塗蓄畚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矜吾氣者也投贄干謁蠅附螳營慝吾氣者也應酬鞞鞞談墓攫金撓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濬文之源也至於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敘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蹟者忌詭敷演者忌俗是謂定格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橫馳騫變化百出各

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爲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剗也吾得其所爲至變者卽左史卽班范卽韓柳歐蘇而不可訾其襲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是故不濬其源而言文譬之揚蹄涔之波者不識渤澥之廣炫螢尾之照者不覩日月之明幾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驟新羈之駟而弛其銜轡操匠郢之斤而輟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僕持此說藏胸中久與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譁笑惟先生爲今宗工而又疑向者之論尙有所秘也輒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質雖然僕僅能言之耳僕才氣蹇劣又苦人事雖心斬其至是力不能赴歲月荏苒恐遂無成亦何敢望與先生抗衡哉養由基射楊葉於百步之外不失一焉張七屬之甲一

發而洞胸貫札此其於藝至精也而支離疏攘臂其旁談縱送之法刺刺不休試令之操弓挾矢則捫指退矣僕論文大類是惟先生進而教之

與梁質人書

朱書

書昨駁封建論以王者興不當復徇郡縣深闢柳宗元蘇軾之謬此是古非今宜爲世俗所怪質人乃云此經世實學不徒文字之工得毋言之過當耶生平讀書了無所用聊以發抒胸次未暇求工又何足以經世也來教云宋南渡與晉同懷愍徽欽等耳不得謂晉愈於宋書昨論因統言古今大勢不能條晰宜質人以此相難矣所謂晉愈於宋者實有徵驗請試詳之東晉南宋形迹略同事勢大異同者郡縣之害異者晉微存封建之意故中國正朔猶存宋則全廢故浸淫至於德祐而淪胥殆盡也晉懲魏拘繫藩王之過乃重任同姓皆畀以都督刺史得辟吏典兵專制生殺與古國君之權無異而無胙土分茅之名但惜其規制未備法守非人耳武帝

裁削郡縣之兵不能制盜賊所謂近於封建者去其一惠帝不慧牝后司晨弑母后虐大臣遂有八王之事所謂近於封建者去其二宜其年祚短漢亂亡相繼不逮漢唐遠甚此何會所謂及身而止無經國遠猷者也其時劉石苻姚諸人久居內地襲冠帶談古今雖亦外敵實同草野之雄非如宋之金元起自漠北也然惠帝西遷後懷帝以豫章王入繼統愍帝以秦王起長安雖卒敗滅其能勉強興復則分藩之明效也二帝敗於饑饉不能自存而諸牧吏扞禦之功非宋以後郡縣吏所能及元帝起江左由朝廷任以陝東之重使同宋以後藩王則元帝縱欲興復而素未能與吏民相洽何以信人心而係天下之望乎且張軌李矩劉琨祖逖郭默邵續段匹磾段遼段龕慕容廆仇池楊氏王浚之屬猶能戰守一州

遵奉正朔大河以北未至全淪異域豈非刺史之制猶有封建微意故能如是哉使元帝立而不誤用王敦明帝托孤而不誤委庾亮國無內禍振轡中原豪傑應之則漢之竇融唐之李郭雖未必遽有其人而張李劉祖之徒必不至陷沒慕容諸段亦必不遽改前轍光復舊物是未可知也書以晉與漢唐並稱豈無說哉若宋則不然欽之承徽非起自藩國也汴京不守河北州縣稽顙服無能守一邑據一州以議其後者張孝純輩竭力抗守卒不旋踵而亡康王南渡宗韓吳岳抗守殘破屢挫敵鋒而稱臣奉表以存一綫此則晉人所不爲也宋安得比晉哉蓋宋之人才遠勝於晉乃屈辱以圖存晉之德澤遠不如宋乃衰弱而難滅此無他全用郡縣與略用封建其得失之數相反也使宋有晉之刺史則齊魯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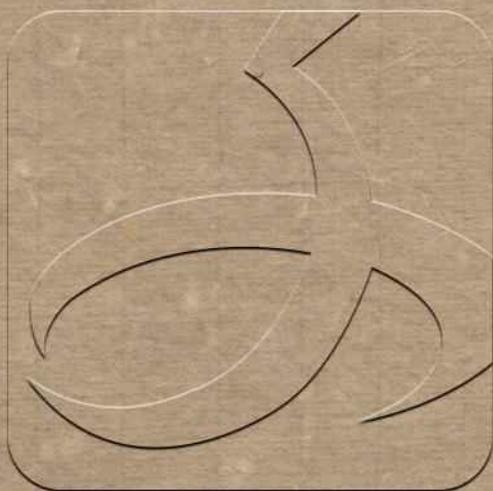
晉周魏閒豈無張李劉祖之才以牽制敵人即不然亦能自守其疆土而謂甘心委服爲敵驅使必不然已且康王南渡亦以趙氏諸宗惟王建牙開闢略同瑯琊不至如後世純用郡縣之子孫平居不見吏民臨事不知兵將者也明季唐王興兵勤王乃錮於高牆其他則束手受縛於闖獻不封建之故亦已明矣質人乃以爲強詞奪理何耶夫晉與宋南渡同而稱臣息兵與河朔諸州奉王命者不同晉與宋亡國同而颶風覆舟與宋齊梁陳相繼爲南朝者不同此亦古今得失之大較矣豈得謂之強詞哉若夫廢興存亡不係乎郡縣封建則質人固已悉之不必復置論也

答友人問二適相爲服書

馮景

足下適也足下兩弟其母亦非庶也禮不二適所以重正未有匿不言適在而復異地別娶如適者歸又不能仿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則是足下先人之失也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顧使二適專堂兩婦執祭物莫能兩大而內寵竟竝后也有是禮乎昔舜不告而娶昏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爲文不殊適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今乃士庶之家而有二適當時宗長不能糾其繆執友不聞繩其愆今父已沒矣過已遂矣兩弟又爲足下母服三年矣弟母沒足下欲不爲之報此其所以結怨而速訟也夫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嚮使尊公制先後之義異母崇卑讓之道兩弟達長少之序足下行變禮之中則何爲而

有此訟乎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後又娶丙居家如二適其子宜何服太傅鄭冲議曰甲失禮於家二適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丙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此一說也然而足下肯從之乎大尉荀顛議曰春秋議並后匹適今不可以犯禮而遂其失也先至爲適後至爲庶丙子宜以適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昔屈建去芟古人以爲違禮而得禮丙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此一說也然而足下兩弟肯從之乎今官斷令足下如服慈母者此卽晉時秦秀議也東平王昌父恚取二適室昌疑所服秦秀議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適依此禮乎不得已姑依官斷足下之情亦平而兩弟之訟可息矣如欲終訟則非僕之所知也



70013798

